吳越備史/卷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吳越備史

全書始

卷一

下一卷▶

武肅王上

武肅王姓錢氏，諱鏐，字具美，杭州安國縣人（即臨安縣）。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國公九隴八代孫也。大中六年壬申二月十有六日，生於本縣之衣錦鄉勛貴裏。曾祖諱沛，唐宣州旌德縣令，累贈吏部尚書、左僕射，追封洪勝王。曾祖妣童氏，追封齊國太夫人。祖諱宙，高尚不仕，累贈太尉，追封建初王。祖妣水丘氏，累封楚國太夫人，追封晉國九華太夫人。皇考諱寬，威勝軍節度推官、職方郎中，守大府少卿，累贈禮部尚書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太師、中書令，追封英顯王。皇妣水丘氏，累封秦國太夫人，追封趙國太玄太夫人。王即長子也。先是五年，邑中大旱，邑令命道士東方生起龍以祈雨。生曰：「茅山前池中有龍，然不可起，起必大異。」邑令乃止。明年復旱，又召東方生起龍，將臨池，遽指王所居曰：「池龍已生此家矣。」時王已誕數日。始誕之夕，皇考方他適，鄰人急走告曰：「適過君家後舍，聞甲馬之聲甚眾，非有盜乎？」皇考乃馳歸，王已誕矣。復有紅光滿室，皇考頗怪之，將棄於井。祖妣知非常人，固不許，因小字曰婆留，而井亦以名焉。王自幼常與群兒聚戲於樹陰石上，或伐薪，必使群兒聚以供己，隨多少而賞罰焉。王嘗憩後山，忽一石屹然自立，王誌之（及貴，建功臣精舍，遂以石為佛坐，樹號衣錦將軍）。十三年冬十月，皇祖太尉薨。將葬之夕，大風拔樹於野。詰旦，術者引靈輀，將就葬所，謂皇考曰：「此拔樹之穴，是天啟也，宜以葬。」

遂窆之。畢，術者撫王曰：「當貴此孫耳。」王常遊徑山書院，有道人洪湮者，每迎於門，王頗惡之。一日，自後山僻徑而往，湮亦迎焉。王問其故，湮曰：「君非常人，故預知耳。」

（乙未）乾符二年夏四月，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，敕本道征兵討之。時董昌戍石鏡鎮，亦募鄉里之眾，以副召王。王遂委質於董氏，始為偏將。王入軍中，驍勇絕倫，為董氏所重（時王年二十四）。及董為杭州，一日因事遣正之臨安，途余杭，有瞽者善摸骨相，集於龍光橋（在余杭縣）。王因請相，竟無一言。王一日自臨安還，日已暮矣，相者復在舊所，王遂贄金請相。相者曰：「旁無人乎？」王曰：「獨在斯。」相者乃引臂久之，嘆曰：「天下亂矣，期時之內，再遇貴人。」言訖而去。旬日後，王復以束帛至余杭，將酬之，訪於鄉閭，竟絕蹤跡。

（戊戌）五年，寇盜蜂起，有朱直管、曹師雄、王知新等，各聚黨數千，剽掠於宣歙間。秋九月，王率本鎮兵討平之，以功聞，授石鏡鎮衙內都知兵馬使，遷鎮海軍右職。

（己亥）六年秋七月，黃巢擁眾二十萬，大掠州縣。淮南節度使高駢羽檄征兵討之。巢將及石鏡鎮，眾才三百人。王謂董氏曰：「黃巢以數萬之眾，逾越山谷，旗鼓相遠，首尾不應，宜以伏兵襲之，彼或少卻，則可逐矣。」巢前軍二千餘眾，果崎嶇而至，王率二十騎伏於草莽，巢小將單騎先進，王親註弩射之，應弦而斃。伏兵遂起，巢兵大潰。王謂眾曰：「此術止可一舉耳，大軍必至，則眾寡莫敵矣，宜乘勝張虛聲以懾之。」乃進屯八百里（古地名也）。途次逆旅，遇老嫗，因誡曰：「後有兵至，當言臨安兵屯八百里。」未幾，巢兵果至，具如所對。賊眾相顧曰：「向止數騎，尚不可當，況八百里乎！」遂不犯境。王又伺其後軍，殺獲人馬而還。歸功董氏，淮南高駢聞而偉之。

（庚子）廣明元年冬十二月，黃巢犯闕，僖宗入興元。杭州始建八都。臨安縣曰董昌，王副之；余杭縣曰陳晟，於潛縣曰吳文舉，鹽官縣曰徐及，新登縣曰杜棱，唐山縣曰饒京，富春縣曰文禹，龍泉縣曰淩文舉，各聚千人以衛鄉里。

既而高駢召董氏赴廣陵，王亦從焉。時駢熟視王，顧左右曰：「此人他日爵祿必遠過於我。」時駢將大舉討巢，命董氏從行。王謂董曰：「竊窺高公無討賊之志，苟從其行，功效不立，是同坐罪，宜以捍衛鄉里為辭。」董然之，告於駢，駢因禮而歸焉。是月，黃巢自稱大齊皇帝。

（辛丑）二年春正月，僖宗幸蜀，改元中和。敕高駢為東面行營都統，起師討巢，駢竟不出兵。秋八月己丑，夜星大如杯碗，交流如織，至丁酉乃止。

西晉之末，五星互經天，縱橫無常。未幾，五胡之亂驗矣。

九月，詔授董昌杭州刺史，授王都知兵馬使、太子賓客。（壬寅）中和二年秋七月，浙東觀察使（彭城）漢宏（姓犯王諱）以天子西幸，乃遣弟漢宥、馬軍都虞候辛約率兵二萬，營於西陵，將圖浙西。既燒漁浦，劫富春，兵勢甚盛，董氏遣王率師禦之。是月十二夜，將渡江，而星月皎然，兵不可渡。王親掬江沙而吞之，祝曰：「吾以義兵討賊，天將見助，願陰雲蔽月，以濟我師。」俄而雲霧四起，咫尺晦暝。王大喜，即先渡江，竊賊號縱火，斫其營，精兵繼至，破賊殆盡。漢宥、辛約走之，擁入溝塹，士卒大半溺，屍骸相枕。冬十月，漢宏又率衢、婺等四州兵七萬餘人，遣登高鎮將王鎮領之，營於江幹，連營相屬。王率儒童鎮將徐靖、浙江都遊奕使阮結銜枚宵濟，復大破之。王鎮奔諸暨。王獲漢宏所署主將憲官偽敕二百餘道，俘馘萬計，兵甲生口稱是，歸漢宏所掠民間妻女於鄉里者數百人。是月，詔王兼侍御史。

（癸卯）三年春三月，漢宏又分兵於黃嶺、巖下、貞女等三鎮，及山洞凡九十三所，皆千餘人，以圖大舉。王率八都兵，自富陽以趨之，破黃嶺、巖下及山洞三十餘所，生擒貞女鎮將陽元宗、巖下鎮將史弁等，仍焚其兵甲。夏四月，漢宏自領兵屯諸暨古剝嶺至於亭山龜山之下。王先攻諸暨，獲糧二萬餘斛，旋破古剝嶺、亭山等寨，賊皆宵遁。五月，漢宏又遣將何肅、黃珪等，率本道排門軍營於蕭山、諸暨等處。王親禦之，破賊一萬餘人，生擒都虞候章公直，餘皆走之。冬十月，漢宏又遣弟漢容與辛約、巴立、李萬敵等，會溫、處等州兵，洎白丁十萬餘眾，從蕭山、西陵大出戰船，以謀宵濟。王自新沙由漁浦而攻之，戮何肅等，遂趨蕭山。是月戊午，王親與漢宏遇，自午至戌，破賊大眾，漢宏易服持膾刀而遁。時軍中有異其狀者，將擒之。漢宏誑曰：「我宰夫耳。」遂伏於亂屍之內得免。次日，漢宏復舉余黨四萬人來，我師乘勝大敗之，斬漢容、辛約及招討判官譚升、都知兵馬巴立、先鋒李萬敵，仍獲漢宏偽淮海招討使印一紐、戰艦五百艘、馬四千蹄，兵甲萬計，俘馘千人。漢宏宵遁歸越。

（甲辰）四年春二月，婺州王鎮執刺史黃碣請降於王。漢宏聞之，使其下婁賚殺鎮而代之。夏四月，浦陽鎮將蔣環會我師攻婺州，生擒婁賚而還。未幾，敕命中使焦居燔為杭越通和使，俾其改過，王遂班師以待之。漢宏因殺王人，密征水師於溫州刺史朱褒，出戰船習於望海，以史惠、施堅實、韓公玟領之，復圖水陸並進。秋七月，敕授王國子祭

酒兼御史大夫、右千牛衛將軍。冬十二月朔，天子南郊，改元光啟。

（乙巳）光啟元年春正月，僖宗發蜀。三月，至京師。冬十月，授王檢校散騎常侍、右武衛將軍。十二月，監軍使田令孜進逼，帝如鳳翔。

（丙午）二年春正月，田令孜劫駕如寶雞。二月，至興元。冬十月，大將朱玫立襄王為帝。

書朱玫僭立熅為帝，以正其反逆之罪也。

是月一日，王謂董氏曰：「除惡務去根本，不爾當為後患，願以全師討之。」董曰：「然。」王即日進師，以諸都兵馬使阮結守梅市，監陣使錢爽守雙童，遏後使駱團守平水，降將使章可周、唐晟、王公備等守蘭頭，江海遊奕使崔則守羊石。是月辛亥，王親率師，自諸暨趨平水，導山路至曹娥埭。癸丑，破韓公玟，因與朱褒遇，水師戰■〈舟卓〉皆焚而溺之。甲寅，進屯豐山，梅城鎮將施堅實執漢宏右直將張師及歸於王。丙辰，進拔越城，漢宏走臺州。辛酉，戮漢宏妻母弟侄及其黨史惠、史侃、都虞候蔡約於軍門。十二月丙午，臺州刺史杜雄執送漢宏至，命斬於會稽市。漢宏斥刑者曰：「吾廉察也，非汝輩可殺。吾嘗夢手捧金錢，殺吾者錢公也。」乃清王親刃焉。

漢宏，兗州使院之小吏也。尋為大將，領本州兵以禦黃巢寇，遂殺將首，劫輜重而叛。詔忠武軍討之，不利，復命前濠州刺史崔鍇招攜之，宏遂降，授宿州刺史。會浙東觀察使柳　舀以賄免官，皆恥代之，議者以宏降將也，以降將代贓吏，宜矣，乃除之。既有七州之地，復萌逆節。常會客酒酣，謂眾曰：「天下喪亂，金刀之讖，焉知非仆？」遂撫掌大笑。後又會於使院，有群鴉噪庭樹上，因使伐木。有座者言：「此樹有年矣，鴉噪乃常耳，願勿為怪。」宏曰：「我將斬白蛇，豈止此樹耶！」遂伐之。又嘗構別第，窮極雄壯。一日，有飛帛書署其門曰：「漢宏是賊，豈宜造此大宅！」宅之中堂懸一錦傘，守衛甚謹，即夕失之，人皆以為任俠所獲。及舉兵至西陵，將謀渡江，乃禱於江幹。俄有一矢墜其前，莫知所來，宏頗惡之。既敗，棄其母，挾妻而奔。就執之日，董庶人讓之，宏曰：「成即是，敗即非，自古何有不敗之家，不亡之國。僕射有名將良策，宏無之，以至於此，何必太讓哉！」

既而儒童鎮將徐靖以俘掠居人，戮之於市，北關鎮將（彭城）孟安（姓犯王諱故號彭城）與弟孟宿輒啟府庫，散其本部，仍執廉使牌印。王因饗於擊場，遂責之。孟安即席謀，

王立斬以徇，時孟宿部兵屯於外，王親撫之，悉有其眾。越人及諸將皆推王為主，王固讓董氏，董遂權蒞於越。杭人復請王代董氏，時浙西節度使周寶承制，以王權知杭州軍州事，兼杭州管內都指揮使。是月，赴本郡，錄其事以聞，詔授王檢校尚書。

（丁末）三年春正月，帝在興元，敕授王杭越管內都指揮使、上武衛大將軍，充杭州刺史。董昌為越州觀察使。

凡國王自陪臣以下所授官爵，自貞明戊寅以前，制用詔敕，皆自間道而至。戊寅以後，南康貢路阻絕，則皆航海而至，皆出其迎授徐審德本日月而書之，他皆仿此。

三月，潤州客司軍將（彭城）浩（姓犯王諱）逐節度使周寶出於毗陵，推度支催勘使薛朗為主，仍火其城。是月，帝至鳳翔。夏四月，六合鎮使徐約攻陷蘇州，淮南高駢為其下畢師鐸所幽，乃召宣州觀察使秦彥為主。五月，王命東安都將杜棱、浙江都將阮結、靖江都將成及率兵討薛朗。

初，杭州山賊朱直為亂，遂募八縣鄉兵以討之，因為八都，臨安董昌首之，今東安浙江皆其數也。其諸都地名、都號、首將名姓，並見於前。

六月，師次陽羨，與賊將李君旺遇，大破之，獲船八百餘艘。秋九月，秦彥殺高駢。

駢擁兵叛命，信用妖人，自取亡滅。秦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，疑駢黨內應，遂殺之。高駢之事，豈非佛氏所謂輪回果報者乎！《易》曰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！」曾子曰：「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」若高駢所得，猶未足以償數千人之怨，才足以見天道好還之不差忒耳。

是月，詔加王檢校戶部尚書。至日，王師次禹城，斬賊將丁重德。屬將趙君度走之，遂進攻常州，丁從實棄城宵遁。

從實，浙西小將也，有微功於周寶，故用為是郡。郡人以為暴虐，號為丁滅門。及是奔於海陵鎮，鎮使高霸及楊行密同入海，赴高駢之難，從實竟為行密所害。

十月，周寶遂歸於王，王以屬郡禮，具橐鞬迎之於郊，仍舍於樟亭驛。是月，廬州刺史楊行密始入淮南。十一月十二日，文穆王生。十二月，命杜棱為常州制置使，遣阮結等

進攻潤州。是月乙未，周寶卒。

寶字尚珪。曾祖侍選，唐滄州魯城令。幽薊之亂，魯城以一邑拒寇，為賊所害。祖光濟，左贊善大夫，依侯希逸於平盧軍，為衙門將，每行陣獲攻魯城者，必殺之以祭父。父懷義，以武藝為韓皐所重，累官至工部尚書、天德軍使。寶即第三子也。以父蔭為千牛備身，尋求去職，依天平軍帥。武宗三年，征方鎮有才器者，入宿衛，寶因隸右神策軍，出為良源鎮將。有戎政，本軍表聞，授右廂都押衙馬步軍知軍事大將軍。出涇州，聚糧二十餘萬斛。黃巢之亂，移鎮海軍節度使。僖宗幸蜀，加授右僕射、檢校司空。中和二年，拜同平章事。時朝廷以丞相王鐸率諸道兵復長安，以寶為天下租庸副使兼管內營田使。五年，授特進、檢校太保兼侍中，進封本郡王。至是以疾薨，年七十四。子玓嗣。比唐制，武選以馬上擊氈，較其能否，有置鐵鉤於氈杖以相擊。寶嘗遇此選，為鐵鉤所摘，一目睛突，寶即取而吞之。復擊氈，遂獲頭籌，授涇原。敕賜一木睛以代之，木睛不知何木，視之亦明，置水中無所礙真睛矣。一日早起，盥漱其睛，墜水盆中，侍姬竊笑。寶怒曰：「我瞎漢，何足笑也！」遂殺之。潤州衙軍以軍額號鎮海軍，蓋宿舊也。寶復置親信，號決勝軍，處之後樓，使其子玓捴之，眾號為後樓軍。其衣食糧賜，數倍於鎮海，士卒頗有怨望，因恣橫於外。一日，會客於後樓，即席有言其事者，則殺之。而薛朗與鎮海將（彭城）浩素友善，遂以寶意示之，且誡其戢下。浩聞之，憤曰：「可以免禍者，不過反耳。」是夕，遂率鎮海軍叛，乃推朗為主。寶聞亂，率家屬跣襪拓芙蓉門，召後樓軍曰：「後樓軍兒郎，能救我乎？」後樓聞之，亦同叛焉。寶遂奔高駢。駢與寶夾江為鎮，頗有嫌隙。及奔駢，駢遺書曰：「竊承走馬，以及奔牛。」遣送黃齏一瓶、葛粉十斤，以表齏粉之意。寶在涇原，至於金陵，多會賓客，歡宴終日，後庭樂妓百餘人，水陸肴膳，日極豐美，以撫養欠均，以致叛亂，得非驕奢蠹其福祿而使然乎！

（戊申）文德元年春正月，孫儒殺秦彥、畢師鐸。

彥等因高駢信妖慘酷，遂亂，殺駢，並殺駢子弟甥侄。有一婦人臨刑，戟手大罵曰：「我必訴於上帝，使汝等後日舉家戮殺，一如我今日。」至是果如所言。

是月，駕在鳳翔。丙寅，我師克潤州，生擒薛朗而還，王命剖心以祭周寶。（彭城）浩走之，王命阮結為制置使，又命築嘉興縣城。二月，駕還長安，大赦改元文德。三月朔，日有蝕之。僖宗疾革，命立壽王為太弟。帝崩，太弟即位，是為昭宗。昭加王檢校司空。夏四月，孫儒入淮南，陷揚州，楊行密奔海陵，復歸廬州。秋九月，王命從弟錡率兵討徐約於蘇州，盡驅州入以守城，皆文其面曰：「願戰南都。」有軍事衙推陳車（車本二

名，上字犯忠獻王諱）謂人曰：「南都者，蓋都邑之稱，杭州其終建國乎！」冬十一月，楊行密攻殺宣州刺史趙鍠而有其地。

（己酉）龍紀元年春正月朔，改元。三月，我師破徐約於蘇州。約奔入海，中箭而死。

約，曹州人。初從黃巢攻天長，遂歸高駢，用為六合鎮將。浙西周寶子婿楊茂寶為蘇州刺吏，約攻破之，遂有其地。而制度不軌，劫王貢賦，至是而滅，宜哉！

王命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事。夏四月丁丑，命築安眾營於臨安。五月甲辰，潤州阮結卒。

結字韜文，錢塘人也。杭州建八都，結亦副焉。中和二年，以征漢宏有功，授散騎常侍。光啟三年，征常州，又平潤州，累授戶部尚書。四年，充潤州制置使，尋遷刑部尚書。初，徐約之黨三千餘人來降，結撫之失所，因散香於甘露寺，輒為所叛卒投於江，遂成疾而卒，年四十六。

王以其弟右驍衛將軍阮綽領其本郡，仍命成及代之，及盡誅其叛卒。秋七月，敕授王金紫光祿大夫、檢校司空、本州防禦使。冬十月，敕除給事中杜儒休為蘇州刺史，以沈粲為制置使。十一月，帝南郊，更名曄，改元大順。是月，宣州楊行密遣將李友陷我毗陵，執杜棱而去。

初，李友攻毗陵，鑿穿地道而入，兵甲俱以土中夜入於棱之寢室，因執棱於臥榻而去。

十二月，淮南孫儒遣其下（彭城）建封（姓犯王諱）帥眾陷我潤州，成及奔歸。

（庚戌）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，皇帝受冊尊號，大赦。夏四月，敕遣使征兵討李克用，因路遠，事遂寢。秋七月，常州李友陷我姑蘇，制置使沈粲害刺史杜儒休及兄延休而奔於我。王以其失備，復害刺史，將欲誅之，粲遂奔孫儒。

初，沈粲之攻杜儒休，儒休曰：「勿殺我，與爾金。」粲曰：「殺爾，金將焉往？」遂殺之。儒休，延休異母兄弟也，同日而生，至是同日而死，異哉！非聖人不能知其所以然也。

是月，楊行密遣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。八月，制加王吳興郡開國男。閏九月，孫儒復遣（彭城）建封攻毗陵，殺張行周，而復困姑蘇。是月，王命築新夾城，環包氏山洎秦望山而回，凡五十餘里，皆穿林架險而版築焉。王嘗親勞役徒，因自運一甓，由是驂從者爭運之，役徒莫不畢力。冬十一月，孫儒陷姑蘇，李友奔常熟。十二月，孫儒歸淮南，仍以沈粲為制置使。是月，敕遣使高品賜官誥，加王檢校司空同平章事。

（辛亥）二年春正月，孫儒自淮南復入姑蘇，將乘勝以圖我。王出舟師以禦之，儒遂絕南顧。夏四月，彗星見，大赦天下。秋七月，城東安鎮。冬十二月，孫儒燒掠蘇、常，遂逼宣州，因圍楊行密。行密遣使求救於我，王出糗糧甲兵以助之。是月，常州甘露鎮使陳可立據本州，王遣師平之。（壬子）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午朔，大赦，改元。二月，命從弟錡為蘇州招輯使。夏四月初，升杭州為武勝軍，授王本軍防禦使。六月，王出師會宣州兵，敗孫儒於宣城。行密斬孫儒，傳首京師。宣州以沈粲歸，王戮之於市，而行密因有廣陵焉。

初，楊行密軍師張某，或曰李某，頗善占算。前一日，謂行密曰：「明日大水，亭午可獲孫儒。」時畏日曦赫，儒兵正勝，人皆哂其言。及詰旦，西北有雲大如箕，漸漸彌漫，俄而澍雨大水暴作。儒謂眾曰：「城中大水將及我諸營，自顧無相救也。」俄而水深丈餘，城中知其號令，乃徑出兵以擊儒營，他皆不救，因獲儒。軍師之言，果驗。

是月，泉州王潮攻陷福州，殺範暉而有其地。亦作鮑姓，乃陳巖之子婿也。巖為福州數年而卒，以暉繼之，至是為王潮所害。時福州嘗有僧記之曰：「潮水來，巖頭沒；潮水去，矢口出。」矢口，蓋言將來繼潮之人也。

（癸丑）二年春二月，楊行密以其將田頵牧宣州，安仁義牧潤州。夏閏五月，詔授王本軍團練使、蘇杭等州觀察處置使，進封彭城郡開國侯，食邑七百戶。秋七月丁丑，王率十三都兵洎役徒二十餘萬眾，新築羅城，自秦望山，由夾城東亙江幹，洎錢塘湖、霍山、範浦，凡七十里。咸通中，京師有望氣者，言錢塘有王者氣，乃遣侍御史許軍、中使許計，賫璧來瘞秦望山之腹，以厭之。使回，望氣者言必不能止。又郭璞著《臨安地志》云：「天目山前兩乳長，龍飛鳳舞到錢塘。海門山起橫為案，五百年生異姓王。」至是果驗。

率十三都者，八都之外，有紫溪、保城、龍通、王泉三鎮，是為十三都。

九月，制授王鎮海節度、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、潤州刺史。

先是，今年三月，詔以鳳翔宿衛耀德都頭李鋋授特進同平章事，領浙西差。朝廷以李茂貞徹海，王忠其黨，將奪之權，乃有此授，而丹陽已為淮人所有，鋋不能至所治。至是命王，時議當之。又周寶蒞丹陽，州人凡有期，必曰「待錢來」，斯之應也。蜀禪月大師休公嘗上詩曰：「今日再三難更讓，讖辭唯道待錢來。」明矣。

（甲寅）乾寧元年春正月乙丑朔，大赦，改元。二月，王命成及權蘇州刺史。三月，制王自光祿大夫、檢校司徒，進充本道營田招討鹽鐵制置發運等使。夏五月，敕遣中使（彭城）延鉅（姓犯王諱）特授王開府儀同三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六月，敕遣中使賈居蟾賜王私門立戟。

（乙卯）二年春二月，進封王開國公，食邑一千戶。是月，威勝軍節度使董昌僭稱皇帝，建元順天，國號羅平。

年號或云天冊，或云天聖，皆非也。江東羅諫議隱撰《吳越行營露布》曰：「羅平者啟國之名，順天者建元之始。」又曰：「以將門稱天冊之樓，以會府為宣室之地。」明矣。昌以書告王，其所稱云「權即羅平國位」，印文曰「順天治國之印」。王得之，召賓吏以議曰：「董氏昔吾鄉黨也，今吾鄰藩也，其豐功茂績，崇名厚祿，又吾所以贊成也。今采聽妖妄，遂圖僭亂，吾已受朝廷將相，當征兵以討之。然惡跡方炳，庶或能改，吾先馳書以勉之，救其覆族之禍。」眾悉稱善，乃遣賓屬沈滂，率將吏數百人移書以諫之曰：「與其閉門作天子，與九族、百姓俱作塗炭，不若開門作節度使，終身富貴無憂也。及今悛悔，尚可及矣。」昌竟不聽，王乃表聞之，仍又親率兵至迎恩門，望樓再拜，且諭曰：「大王奄有數州，位兼將相，非不貴矣，非不富矣，一旦顛倒兵柄，改易臣節，自貽伊戚，禍不旋踵。今率諸州兵至城下，以俟大王改過，苟不見聽，則天子赫怒，羽林黃頭濟江而至，襲大王之城，非唯大王有累卵之危，實鄉黨生靈皆歸鼎鑊矣。禍福之道，唯大王擇之。」昌於是送犒師錢二億萬，仍執妖人應智、王溫室、巫姬阿韓、掾吏吳瑤、秦昌裕至於軍門，且言待罪於天子。王遂誅應智等而還，復表其事。時越州都指揮使馬綽、指揮使駱團出降。俄而詔王討昌，又敕遣中使高品李重密來勞我師，仍削奪董昌官爵。

詔曰：「夫雷霆霜雪，上天降以成物；明賞飭法，哲王垂以理人。是則陽春不可以獨為歲功，仁恕不可以專為君德。威刑之作，其在茲乎！朕以眇躬，祗膺大寶，奉祖宗之丕

訓，荷天地之洪休，八年於茲，一日無怠。遜於誌者，既求諸道；逆於心者，必本於情。苟懲誡之不明，懼典章之斯廢。威勝軍節度使、隴西郡王董昌，出於行伍，屬遇艱難，權握兵戎，位崇將相。器才盈而自覆，鼎必折而遂傾。因憑生祠，輒有狂計，假陳妖異，惑亂邪巫，鼓噪危樓，偽為建國。不思理代，徒生犬吠之音；欲就叢祠，妄舉狐鳴之兆。賴浙西節度使錢（諱）與諸司等皆忠誠憤激，壯節堅高。始以逆順之理，飛章諭之而不悟；次以攻伐之謀，盟約脅之而不回。至於率兵，直以摩壘，雖復假言幻惑，止遏凶邪，終為閉壁偷安，不便束身歸罪，是其陰詐，猶欲張皇。魚戲鼎而雖亦可哀，螂拒轍而終為不率，天討有罪，鬼得而誅。其董昌在身官爵，並削奪，仍委（諱）進兵攻討。越州城士庶且多，寧無勇敢之徒，善以功名自許，如有梟戮生擒董昌者，授以三品正員，賞錢一萬貫，如先有官者，超三資酬獎。如是董昌威制，曾助妖謀，憑然改圖，轉禍為福，有所自效者，罪並不問，賞則與之。於戲！惡殺好生，君人令德；仗順伐逆，武夫令猷。鳴鼓而攻，既非獲已；奮戈而起，亦宜慎諸！勿發勿焚，無誤無失，罔俾觀聽，謂我黷武而勤兵也。

夏四月辛卯，蘇州雨雪。乙巳，皇考太師薨。六月，制授王檢校太傅、彭城郡王，兼浙江東道招討制置兩浙鹽鐵發運等使。是月，王起師討董昌，秋七月，制授王起復雲麾將軍、上金吾衛大將軍、員外置同正員。是月，帝幸莎城，旋至石門鎮。八月，車駕還京。於是董昌求援於淮帥楊行密，行密遣將臺濛等困圍姑蘇以應昌。冬十月，行密又遣安仁義、田頵等攻我鎮戍，昌遣裨將陳郁、鐘福、朱黨屯於香嚴寺，又遣李蕙、崔溫屯於石侯（香嚴、石侯皆地名）。王命武勇都知兵馬使顧全武、馬步軍都知兵馬使王球率兵往逐之，遂戮李蕙、崔溫等。未幾，昌復構湖州刺史李師悅，率兵四千餘人，侵我封境，又遣徐淑困我嘉禾。王命內衙都虞候方密襲之，不克，更命顧全武率所部禦之，因破烏墩、光福二砦。而府城東接大江，賊不得聚，然沙路平漲，賊之遊兵得以來往。王謂全武等曰：「賊若有我江壖，襟帶甌越，則不可當也，汝善禦之。」十一月，衢州刺史陳儒卒，弟岌嗣。時顧全武遣偏將孟寶、蔣燔率兵屯子西陵。是月，敕王依前起復檢校太傅，兼侍中，加食邑一千戶。是歲終郊，封胥山伍子胥為惠應侯。（封胥山祠，不詳詔命日月。羅代集有碑云「三年閏三月」，則知詔下之明年為碑。今按長歷，乾寧三年今甘崇耳。）

（丙辰）三年春正月，敕授費州刺吏高彥、夷州刺吏沈夏並檢校司空。是月，安仁義出戰船，從湖州將渡江，以應董昌。王命武勇都指揮使許再思等禦之，仁義竟不敢渡。然沙路之患未弭，乃祭江海而禱胥山祠。一夕驚濤，沙路悉毀，江壖一隅無所患矣。昌又遣徐珣、李玄賓等據肅清四樸九鄉之地，王命顧全武、王球擊之，徐珣等來降。昌又遣

將湯舊領兵守石城，袁邠領兵守永寧。時昌鎮遏使朱威與賀蘭風招輯使孫仲殷等，並投款於王，且為越軍所襲，朱威等由海道而至。二月，王命顧全武、許再思自西陵趨石城，與湯舊遇，遂破石城（去越城僅三十里），生擒其黨六百餘人。湯舊等走還，昌不能援。三月，我師復攻余姚，袁邠因大戰，賊黨逃溺者相半。而明州刺史黃晟遣指揮使梁從晊率兵來應我師，袁邠堅壁自固，昌益兵以救之。顧全武遣武勇隊主（彭城）彥章截其沖要，生擒賊將徐宣，斬首二百餘級。昌又遣暨陽鎮將陳都自南秦（秦一作臻）了口至於富陽漁浦等處屯聚。王命王球等擊之，仍遣婺州兵及諸鎮兵以應之。時陳都率其黨千餘人來降。夏四月，我師執袁邠及偏將潘薦等，凡二千餘人，王以朱威復為永寧鎮使。是月，顧全武進圍越城，而楚武王馬某始有湖湘之地（王馬姓，名犯宣祖廟諱，故以謚易之）。五月辛巳，董昌親閱戰於五雲門，仍懸玉帛以誘我師，顧全武、許再思等奮擊之，其黨大敗。昌愕視而退，至是始懼，自去其帝號。

初，城中有言王師雄壯強盛者，輒怒而斬之；有言王師兵疲而糧絕者，則喜而賞之。於是親閱，我師奮擊，始大懼而退。

次日，王命分兵進攻，以顧全武充諸軍都虞候、東面都知兵馬使，與指揮使孟寶等攻五雲門；王球充右副指揮使，與蔣燔攻亭山及申光門；陳章充右副指揮使，與錢顏攻關子門；許再思充馬軍都虞候、北面都知兵馬使，攻昌安門；駱團充西面都指揮使，攻迎恩門。是月癸未，越城將拔，而臺濛等陷我姑蘇，刺史成及被執。王乃召全武議，將分兵西陵，以備北寇。全武上言曰：「賊之根本系於甌越，豈以失一姑蘇而遂逭天討。顧先拔越城，然後復茂苑未遲。」王從之。乙未，董昌猶據牙城拒之。王紿昌曰：「奉詔，令大王致仕歸臨安。」昌乃送牌印而出。顧全武遣上武勇都監使吳璋執昌，至而斬之，越州平。王命散府庫金帛，以賞將士，開倉稟以賑貧乏，又斬偽宰相李邈、蔣環等十餘人，以下脅從者悉宥之。

董昌，臨安人也。始為土團軍，破山賊有功，為石鏡鎮將。尋遷杭州，平（彭城）漢宏，復除越州。其始起余杭，洎領甌越，頗有廉儉之度，累授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太尉、同平章事，封隴西郡王。時屬京師喪亂，文籍多亡，越州有裴氏書樓，昌悉取其書以貢，授諸道采訪圖籍使。既而恣為淫虐，凡按罪人，無輕重枉直，必命骰子使之對擲，勝者宥之，否則殺之，而案牘不復參決，但一概誅戮。而越州有白樓門，門外即殺戮之所，地為之殷，守閽者嘗夜聞鬼哭。凡軍中制度，多所改易。隸中軍者，衣黃布，背印「威儀」二字；隸外軍者，衣白布，字號如之。凡所器玩，無小大皆號以元字，軍中文其臂者亦如之。識者以為元者，錢之文也，皆當歸錢氏。昌建生祠，諸郡置土馬，有誑馬嘶

發汗者畢被賞。又立將吏木偶，悉用長釘以釘其足，曰：「使三二百年免有顛踣。」末年盈滿，遂圖僭亂。故妖人應智等竟以幻惑進，愚民俗吏致龜魚符印者，日以百數。又集無賴之徒，皆斷腕劈耳，號曰感恩都，以備腹心。及議立國號，有客使倪德儒語昌曰：「中和辰巳間，越中嘗有聖經云：『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，敬則福，慢則禍。』於是民間悉圖其形以禱之。今觀大王署名，與當時鳥狀相類，乃出圖示昌。昌欣然，遂以為號。僭立之際，年月日時皆用卯，從妖言也。或云古讖書云：「漢東岸上重日生。」昌以名應之，故悉用卯以符日出之義也。初，昌議立，會稽令吳鏐諫曰：「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，欲為假天子以取滅亡也。」昌族誅之。山陰令張遂曰：「浙東雖領六州，大王稱帝，彼不從，徒守孤城為天下笑。」昌又殺之。節度副使黃碣惡其惑亂，屢諫，碣家奴有致印於昌者，碣將殺奴，奴遂投昌匿之。碣乃密致書於管權官李滔曰：「順天將期一統，其如之何？以愚計之，針豈為槊耶！」有竊其書送昌，昌集召議之。碣曰：「今王室雖衰，天人未厭，大王興於畎畝，受朝廷厚恩，位兼將相，富貴極矣，奈何一旦忽為滅族之計！」昌詬之曰：「爾賊負我好聖明時，三公不能待，先求死耶？」遂斬碣首，投諸廁中，仍族誅之，而李滔亦遇害。識者以昌首先求死者，蓋相繼之兆也。自王師攻討而遷延未克者，以其侄真小得眾誌耳。俄而真與小將刺羽不和，譖於昌而殺之，眾由是解體作亂，蓋天之所廢然也。自前年仲冬不雨，至是月乃雨，昌暴虐如是，今平之乃雨。

秋七月，李茂貞犯闕，帝幸華州。八月，敕授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，加食邑一千戶、實封一百戶，賞去偽之功也。仍遣供奉官寧全道賜王旌節，又遣中使韓彝範來宣諭，將授王越州，王固讓，遂除宰相王搏（亦作溥）出鎮越州。搏以王有大勛，宜當所授，復固請辭。冬十月，敕改越州威勝軍為鎮東軍，授王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。十一月戊子，湖州刺史李師悅卒，子繼徽嗣。

師悅要節制於朝廷，制授忠國軍節度使。使臣未及境，師悅已寢疾，使人覘之，回報旌節已至蕪湖。師悅聞之喜，不及拜命而卒。

是月，安仁義由南蕩率余黨攻東陽，刺史王壇堅壁自固。

（丁巳）四年春正月，帝在華州。是月，王命行軍司馬杜棱、都監使吳璋率兵救東陽，安仁義復攻睦州。一夕大風雨，賊眾驚擾而遁。夏四月，命顧全武與王弟鎮並武勝軍都指揮使沈夏、陳璋、高遇、許再思等，率兵自海道以救嘉禾。時諸將皆欲緩進，惟全武請倍道兼行，王從之。一日，師次嘉禾，圍逼已久，城中莫知所之，遽見我旗號，皆大

悅，賊亦謂之神。是日，遂內外夾擊，擒賊將李宗禮、偏將顧金等二十餘人，俘馘不可勝計，乘勝大破賊寨十有八所，又擒賊將魏約、張宣、楊燔、閻建等士卒三千餘人。嘉禾平。全武等又乘勝逐田頵於驛亭埭，頵由吳興而遁。於時大水，我師逐之，斬馘沈溺者僅於十里。

初，安仁義、田頵之攻我也，乃請淮帥楊行密率兵親至，攜一僧袒肩者，來視王城。僧曰：「此腰鼓城也，擊之終不可得。」又聞城中鼓角之聲，曰：「錢氏子孫皆當貴盛，未可圖也。」行密乃先歸。而安仁義、田頵駐屯於北郊，復有電火焚頵營，震折威槍，由是俱敗，天使然也。

六月己酉，王如東府，受鎮東節鉞。先是敕命到時，王謂眾曰：「淮寇未殄，吾不敢奉命。」至是方行。

秋七月庚寅，王至自東府，命顧全武率師復姑蘇。八月，我師屯昆山。既而敕王起復，加食邑一千戶，又遣中使焦煌賫鐵券至。

券文曰：「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，皇帝若曰：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、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、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太尉、兼中書令、持節潤越等州刺史、上柱國、彭城郡王、食邑五千戶、實封一百戶錢某：朕聞銘鄧騭之勛，言垂漢典；載孔悝之德，事美魯經。則知褒德策勛，古今一致。頃者董昌僭偽，為昏鏡水；狂謀惡跡，淬染齊人。爾披攘凶渠，蕩定江表，忠以衛社稷，惠以福生靈，其幾也氛祲清，其化也疲羸泰。拯於越於塗炭之上，師無私焉；保余杭於金湯之固，政有經矣。誌獎王室，績冠侯藩，溢於旗常，流在丹素。雖鐘鎛刊五熟之釜，竇憲勒燕然之山，未足顯功，抑有異數。是用錫其金板，申以誓詞，長河有似帶之期，泰華有如拳之日，惟我念功之旨，永將延祚子孫。使卿長襲寵榮，克保富貴，卿恕九死，子孫三死，或犯常刑，有司不得加責。承我信誓，往惟欽哉！宜付史館，頒示天下。」

是月，敕封胥山惠應侯為吳安王。景福二年，始作羅城，而江濤勢激，板築不能就。王因禱之，沙漲一十五里，余功乃成，故有惠應之請。前年安仁義以遊兵往，復禱之，一夕驚濤沙路盡毀，至是感其靈貺，請而封之。

九月，湖州刺史李繼徽以州附淮南，牙將沈攸拒之，繼徽遂奔。是月乙未，王親巡吳興，收繼徽家屬凡二百餘人而還，湖州平。王命海昌鎮將高彥為湖州制置使。

李繼徽，亦作彥徽。父師悅，乃徐州馬步院之小吏也。屬王仙芝作亂，遂投行伍役。以獻黃巢首級功，遂授是郡。師悅能書，長於斷讞，州有十五都頭，其下俱數千人，師悅撫之，盡得其所。時朝廷命將代師悅，召諸校議之，咸曰：「但慮君侯厭小郡耳，不爾則苟有代人，斷不奉詔。」會進士顧雲旅遊於害，乃請雲草奏論之。雲表略云：「觀龍綸而仿佛，猶鳳篆而依稀。」因不復代矣。師悅在任，置舟楫，樹倉廩，以圖割據。董昌僭偽，師悅率兵食以應之，至是繼徽復以攜貳而敗焉。初，繼徽將納淮人也，沈攸以逆順之理諭之，其眾因誓曰：「附李氏者居西，附沈氏者居東。」而居東者十得其九，繼徽於是惶惑而遁矣。

冬十月，淮人以臺濛守姑蘇，代朱黨也。十一月己卯，臺州刺史杜雄卒。

雄，臺州楊梅鎮人也。初與朱黨、婁文俱為草寇，婁文以雄為副。文害刺史羅虬，遂侵（彭城）漢宏不利，因降漢宏，署婁文知明州事，以杜雄知臺州。後漢宏敗，率其下六百餘人奔雄，雄使偏將方師立饗漢宏於驛亭。其黨皆醉，遂執漢宏歸越，董昌奏授雄為德化軍使，至是而疾卒。

（戊午）五年春正月，帝在華州，改元光化。是月，我師救蘇州，生擒淮將李近思，斬首一千餘級。又斬其將梁琮、張顒等，而楊行密復遣將李簡率兵五千餘眾，屯於無錫。我師復攻之，獲其偏將陳益等而還，餘皆走之。是月，王以越州指揮使駱團為臺州制置使。二月，敕移鎮海軍於杭州為理所，從王請也。又授都押衙董（名犯太祖諱上一字）等恩命有差。秋七月，敕授王檢校太師，賜定亂安國功臣。八月，車駕還京。九月，婺州刺史王壇遣將攻東陽，王命使諭之，息民故也。冬十月，王遣顧全武率師克蘇州，臺濛、李德誠等皆宵遁，其下秦裴因力屈而降，蘇州平。

初，遣顧全武等攻蘇州，淮將刺史臺濛等皆棄城宵遁，獨秦裴守昆山不下。全武攻之，裴屢出戰，復靳侮全武。全武怒，益兵引水灌城。城壞，乃出降。王曰：「爾軍弱如此，何敢久為旅拒？」裴曰：「裴義不負楊公，今力屈而降耳。」王善其言，而全武亦請宥之，王從其請。

王以嘉興都將曹圭權蘇州刺置使，尋命為本州刺史。是月，敕王兼兩浙安撫使，加食邑一千戶，實封一百戶。閏十月，婺州王壇抗命，王遣師伐之。而衢州刺史陳岌貳於我，王復遣顧全武等討之。十一月，成及至自淮南，王亦以魏約等歸淮南以報之。

（己未）光化二年春正月，我師大敗陳岌黨於龍丘。二月，敕遣高品周道安，改王本縣石鏡鄉為廣義鄉，臨水裏為勛貴裏，所居安眾營為衣錦營，仍賜兩浙行軍司馬。杜棱以下一百二十人，並號贊忠去偽功臣。三月，婺州王壇求救於淮南。夏四月，敕升杭州為大都督府。是月，淮帥遣將康儒等來應東陽，王命副指揮使方密、羅聚等濟師於婺州及蘭溪、義烏等縣。秋七月，淮人有使入衢州者，為我師殺之，仍獲陳岌所送楊氏地圖州印以歸。

（庚申）三年春正月，淮將康儒、徐從皐等復攻婺州，王遣從弟鉷率師討之。三月，我師大敗賊徒於軒渚，遂絕其糧，康儒等由清溪而遁。夏五月，敕遣中使王金峰賫詔封王為南康王，加食邑一千戶，實封一百戶，王表陳讓。秋八月，敕授王行軍司馬，杜棱檢校太子太保。是月庚申，龍鬥於浙江，因過於郛郭，壞廬舍，或吸居人，浮空而去，數里方墜，亦有死者。九月，王壇奔宣城。

壇本孫儒隊將。儒敗，率其黨三千奔睦州陳晟，晟頗疑之，處於外城。未幾，壇將降黨與三河鎮將陳嚴攻婺州，婺州刺史蔣環奔會稽，壇遂有其地，至是而壇奔宣城。

是月辛卯，王親巡婺州，命浙西營田副使沈夏權婺州刺史。壬辰，王至東陽，而東陽鎮將王永伏誅。

永，東陽人也。在鎮治城壁，置鼓角妝樓，舞榭甍棟相接，又來妖妄，立十（十一作石）瑞亭，將窺本郡。及王壇攻之，王以前年婺民為安仁義所撓，王故遣使諭之。壇罷兵，將追永歸於府城，而壇不從命，故代之。事平，責永以不敬，故斬之以謝百姓。

是月甲午，王復巡衢州，陳岌降。王以岌為浙東安撫副使，命顧全武權知衢州事。

岌兄儒，本黃巢之黨，尋降朝廷，授以饒州。光啟三年，率其部伍，自饒廳事直指衙門而出，人無預知者。且誡其下曰：「我自棄他郡，州人無負我者，有殺掠者斬。」由是市不易肆。既而徑趨衢州，知州玄泰迎於郊。儒詰之曰：「玄宗御容安在？」泰泣曰：「使君不見容矣。」時信安有玄宗銅容，泰毀之，故以是為責，遂斬之，而自據焉。凡在信安十年，頗有惠愛。每秋主司請納稼，儒必至城南綠野亭，觀其刈獲，始使輸之。又嘗見吏於倉所，輒振衣以避糠秕，儒怒而罰之。其所為率皆類此。南海節度使（彭城）宗龜道由信安，見其品裁，乃撫之曰：「此賊有士人之風。」儒亦欣然而謝之。及儒病，

岌入省之，因顧岌曰：「汝非偵我耶？今汝仁弱，其如諸校何！」乃召列校豪強者十餘人入臥內，皆斬之，遂以郡付岌。王壇之叛，岌實同其惡，至是降而宥之。

冬十月，敕遣中使取王形圖於淩煙閣，王命寫容以進。十一月庚寅，中尉（彭城）季述（姓犯王諱）與王仲先、樞密王彥範等幽昭宗於問安宮，立德王裕以為帝，以昭宗為太上皇，敕遣使進王為東安王，王不受命。是月己酉，葬皇考太師於安國縣錦衣鄉（或云義成鄉）清風裏。

初，太師薨，因有淮師，葬是以緩。按羅氏《後集·太師誌銘》曰：「昔歲己卯，今辰己酉。」十一月也。今以長歷推之，十月二十五日乙酉葬太師，未知孰是。

（辛酉）天復元年春正月，昭宗反正，大赦改元，出太子裕復為德王，而（彭城）季述等皆伏誅。是月，敕遣使供奉官吐突令鐸來宣諭，仍賜國信。二月，王親巡衣錦營，大會故老賓客，山林樹木皆覆以錦幄，表衣錦之榮也。命指揮使陳璋為衢州制置使。夏四月丁丑，王親巡東府。五月，敕授王守侍中，進封實王，加食邑一千戶，實封一百戶，仍升王所居衣錦營為衣錦城，封石鏡山為衣錦山，大官山為功臣山。秋八月，敕授邵州刺史王子文穆王禮部尚書，遙領邵州刺史。九月，王以衢州制置使陳璋為本州刺史。是月壬子，皇妣秦國太夫人水丘氏薨。冬十月，淮將李神福等寇衣錦城，王命顧全武、方密率師禦之，全武等為賊所執。

楊行密遣李神福等率兵欲圖杭州，全武列八寨以拒之。神福詭言還師，其所獲杭俘走還者，皆不追。至暮遣羸兵先行，而伏兵青山。全武不知其詭，奮勇追之，伏兵大發，遂被執。王聞之，驚曰：「喪我良將也。」既而神福欲歸，又恐為王所邀，乃遣人守衛王祖考丘壟，又令全武通家信。王遣使犒之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。

十一月，駕狩於鳳翔。王聞之悲泣，乃遣使奔問，帝嘉之，賜王御服夾襖子一副，仍降御劄於衣襟焉。十二月，淮人以師老糧乏，求成而還。是月，敕王起復雲麾將軍、上金吾衛大將軍、員外置同正員。

時王以衣錦城被寇，命玄同先生閻丘方遠下元金篆醮於龍瑞宮。其夕大雪，惟醮壇之上星鬥燦然，殿宇無所沾灑。又有鑒湖宿釣者，聞車馬之聲甚眾，復有一黑虎蹲於宮門外，醮罷乃去。鑒湖，昔賀知章所居者，一名賀湖，因犯僖宗廟諱，今以唐秘書此湖故名易之也。

（壬戌）二年春正月，帝在鳳翔。三月朔，日有蝕之。是月癸丑至乙卯三日，浙右大雪盈丈，雪氣如煙而味苦。夏四月，淮人以顧全武、方密歸我，王亦以秦裴報之（裴即光化時蘇州降將也）。是月，制加王食邑一千戶，實封一百戶。五月，敕封王為越王，又加食邑一千戶，實封一百戶。是月庚戌，溫州刺史朱褒卒，兄敖代之。

褒，永嘉人也。兄誕始為本州通事官。屬寇亂，兄弟皆聚兵禦之，以功遂攝司馬。及副使胡燔卒，乃自據焉。褒處兄弟，性頗強悖。一日輒收兄誕印綬，以州屬（彭城）漢宏，漢宏署褒州事。褒耳下有一赤點，每怒發則點移至口，怒解如故。誕廳吏嘗忤褒，褒將殺之。其母力救，對曰：「比求郡，蓋欲殺此輩耳。」卒不聽。漢宏之亂，褒率黨助之。尋以同姓結援於梁太祖，奏授本州刺史，充靜海軍使。褒善屬詩文，亦好禮士，但動不量力，故不及世而家滅亡矣。

秋七月，王親巡衣錦城，治溝洫。八月丙戌，將還府城，親饗將校。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即席將謀不利，惶懼辭以疾，王惡之，即日命綰率所部先還。次日，王發自衣錦城，徐綰率兵已及府城，焚掠郛郭。左武勇都指揮使許再思以兵迎綰同叛，將及內城，王子傳瑛（亦作元■〈王癸〉）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、牙將陳為等，發懸門以禦之。王次龍泉，有馳來告叛者，王遂疾行。時北郭城門牙將潘長與徐綰遇，斬首二百餘級，退營於龍興寺。王微服至德勝門，牙將周肅遣偏將鐘審以舟迎王，王遂沿江至內城東北，登城而入，城中莫有知者。北門直更卒憑鼓而寐，王親斬之，眾皆驚悟。隨命都監使吳璋、三城指揮使馬綽守北門，內城指揮使王榮、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守南門，又命指揮使顧全武率兵衛屯東府。全武上言曰：「東府不足往，當詣邗溝。何者？綰必召田頵，頵來，淮南即興師矣，宜早圖之。」杜建徽言曰：「楊氏嘗由王脫孫儒之難，彼丈夫者，豈不能報王耶！請以難告。」王從之，命全武行。全武曰：「獨行事必不濟，請擇諸公子。」王曰：「我欲以元璙聘於楊氏，汝當輔而行焉。」全武遂與同往。湖州刺史高彥遣其子渭來赴難，渭趨靈隱山而至，為賊伏兵所害，命渭所部營於城南。

高彥之聞難也，亟遣子渭行。渭曰：「今日不利。」彥曰：「赴難之急，何以吉辰耶？」遂促渭行。渭不敢抗命，遂率所部徑趨靈隱山而來，至是果敗。

九月，徐綰果召田頵於宣城。頵先遣客史何饒來致意曰：「相公請大王東之越城，虛府署以相待，所貴者兵不血刃耳。」王復曰：「軍中叛亂，何方無之爾！相公不嚮為人長乎？反助其逆，須徑來，何用肆言也。」既而頵至，洎於北門，以旗鼓自蔽。王登城，

將與之語，俾開旗，頵不之答，王註弩中其執旗者。頵見王城中大鼓噪，懼退還營，遷壘於西北隅（今清波門是也）。乃使其黨據營以辱，王亦註弩斃之。頵伺夜復攻西北隅，梯橦畢集，城中矢石如雨，賊墜溝洫者不可勝計，頵遂拔營而退。十一月，頵復具舟楫，將渡江絕西陵，王命副指揮使盛造、朱郁大破之。俄而楊行密使至頵營，王城中莫有知其意者。王曰：「田頵悖而無機，倘得密意，必明言其可否。」王乃使人往覘之。頵迎行密來使於半道紅（半道紅在北郊，舊植桃花之所，凡數里），並轡而行，果與言及罷兵之事。覘者回，以其言聞，皆如王所料。既而頵率徐綰、許再思歸宣城，王命致犒師錢一百億以送之。頵慮為我師所逐，逐請質而去。

初，王行至龍泉，聞變，召李咸占之，曰：「大王霸業方永，但分野小災耳，請勿為慮，不然大王當有疾。」王曰：「寧我有疾，豈宜害百姓耶！」王又召葉簡筮之，曰：「賊無如我何。」王曰：「淮人將同惡乎？」簡曰：「淮人不來，宣城當濟賊，季冬方敗，然宣城亦當敗於明年，今不足慮。」如期皆驗也。後武勇都指揮使徐綰，本孫儒之黨，來降。乾寧中，王以守禦功，因備心膂。前年錦城之役，不用命，王惡之，及是使治溝洫，遂叛。

是月，溫州裨將丁章逐刺史朱敖，敖奔無諸，章遂■〈扌處〉是郡。

（癸亥）三年春正月己巳，帝還京師。夏四月，溫州丁章為木工李彥斧殺之，裨將張惠據溫州。是月，城婺州。秋七月，睦州刺史陳詢貳於我，仍率黨攻婺州蘭溪縣，王遣指揮方永珍等率師討平之。九月，宣城田頵、安仁義俱叛於淮，而淮帥楊行密請師於我。王命方永珍率師至京口，又命從弟鎰率兵次宛陵，以應行密師，又命指揮使楊習代方永珍於睦州。冬十月，我師與淮人生擒安仁義於潤州，歸淮師而斬之。田頵死於陣，其母奉文穆王歸焉。

（甲子）四年春正月，帝發長安。三月，敕遣衛尉卿許渾來宣諭，仍賜國信。是月，王子元璙與所聘楊氏至自淮南。夏四月，帝至洛陽，大赦，改元天祐，敕遣給事中鄭祈、刑部員外郎楊永休，（亦作永承）進封王為吳王，加食邑二千戶，實封二百戶。秋八月，昭宗崩，太子即位。敕遣來宣告，王素服舉哀於軍門。是月，淮人檻送徐綰歸我，王命剖心以祭高渭。冬十月朔，日有食之。是月癸酉，大雪，平地丈餘。

（乙丑）天祐二年春正月，制授文穆王等官爵。是月，淮將閻睦等來援新安，衛命從弟鎰與指揮使顧全武等禦之。我師不利，鎰等被執於賊。三月，廣帥（彭城）隱始有南海，

而衢州制置使陳璋亦貳於我。夏四月，陳璋會睦州兵及淮將陶雅等同攻東陽，王命弟鏢帥師討之。秋八月，處州刺史盧約弟佶寇永嘉，張惠奔無諸。王命方永珍濟師於東陽，會師討賊。九月，陳璋陷東陽，執刺史沈夏，送於淮南。

夏，海鹽人也。徐及為監鎮，與高彥隸其中。及亦八都之一，號海昌者也。王副董庶人討（彭城）漢宏於越州，徐及遣夏與高彥率本部會我師。王見之甚悅，延入臥內，謂曰：「吾東討之師已眾，渡江之役，無勞爾輩。但徐及平素強梁，終非我所蓄，以我東討，或為後患，汝還本營，為我殺之，皆當以列郡牧汝。然吾非誨人為逆，但境土苦於干戈，不仁者當盡除之，用息生聚。且汝等當識吾意。」夏等再拜聽命，王厚遣之。既回，告及曰：「董公與錢公以兵討賊，聞將軍遣所部見助，喜動於色。然以東北為慮，設有狗鼠偷竊，復勞後顧。夏等實托將軍，以為後據。」及有軍師，竊視夏等，謂及曰：「二校至自錢塘，皆有色文在其面，將軍宜備之。」及不聽。夏遂與其下謀之，一夕竊發。及死，其下遂分。夏性凶暴，不即我歸，乃以所得眾七千餘人聚於臨平山下，擇幼弱者盡殺之，惟留三千餘人，徑往嘉興，劫吳公約，同入海為剽。公約不從，將殺之，乃叩頭曰：「惟吾兄之命。」遂與俱往，未幾，夏以公約庸懦，因放其歸。夏所圖無成，始復歸王，王亦優容之。累從征伐，歷奏職官，領遙郡。至任果以殺戮為事，左右指令小不稱意，即加屠害，王頗惡之。夏一日復構私第於北郭，制度雄壯，侔於公府。今北市酒家樓，俱夏之第也。其長子有過，輒手刃之。王以其噬子，滋不悅，出為東陽刺史。淮將陶雅以兵攻其郡，王不急救，遂為淮人所執，尋遇害。

陳璋自稱衢、婺二州刺史，復分兵與淮將許野鶴等犯我暨陽，王命楊習逐之。（一本作廬）璋兵大敗，習遂攻東陽。冬十月，有獸入吳興，一角而麟趾。十一月，王命建功臣堂於府門之西，樹碑紀功，仍列賓僚將校賜功臣名氏於碑陰，凡五百人。是月，楊行密殂，子渥嗣。十二月，睦州刺史陳詢奔淮南。

詢，即晟之弟，余杭人也。晟在郡十八載而卒，子紹權嗣。詢黜紹權而自立，懼非王命，頗不自安。屬徐、許之亂，乃通田頵。頵敗，詢益懼。及王命桐廬縣使府復徵軍賦，遂不聽命而叛，至是而奔。

（丙寅）三年春正月，淮將陶雅率其黨，自睦州歸款。是月，王親巡睦州。時宣州觀察使王茂章為淮人所圖，因奔於王，王以為鎮東軍節度副使。二月辛卯，王至睦州，陳璋退保衢州，婺州平。是月丁酉，玄同先生閭丘方遠卒。

方遠，其先齊人嬰之後也。父閏，不仕，以文學節行稱。方遠幼辨慧，學於廬州道士陳玄悟，尋傳法篆於天臺主洞霄宮葉藏質。方遠雅好儒學，每披卷得之，趨必曰：「葛稚川、陶隱居，俱吾之師友也。」詮《太平經》為十三篇。景福庚戌歲，始居余杭大滌洞。初，入謁王，談莊、老之義，逡巡而罷。退而嘆曰：「彼英雄也，是不宜與談玄虛之道。」翌日入謁，遂陳《春秋》，因延之盡日。由是王厚加禮遇，重建天柱宮，俾以居之。王奏請賜紫，又敕賜號玄同先生。一日，王於城南樓，命方遠圖形。前一夕，王夢方遠駕鶴至，由是王益奇之。江東羅隱每就方遠授子書，方遠必瞑目而授，余無他論。門人夏隱言謂方遠曰：「羅記室上令公客，先生何不與之語？」方遠曰：「隱才高性下，吾非授書，不欲及他事。」而隱亦盡師弟之禮。是日乃降聖節前一日，王使人以香花至，方遠受訖，乃入齋中，作控鶴坐，怡然而逝，復有異香滿室。王以夏隱言繼其住持也。

一日，王命方永珍、楊習等進攻衢州。三月，命浙西營田副使馬綽權睦州刺史。夏四月朔，日有蝕之。洪帥南平王鐘傳卒，子匡時嗣。六月，淮人陷洪州，擄鐘氏而歸。秋八月，衢州陳璋導淮將周本、呂師造等入其境，為我師所逐，遂奔淮南。

璋本孫儒之黨，尋降於王，以從征董庶人功，遂被任用。天復初，始赴本部，王親餞於江幹。徐綰作亂，越州客軍張洪等疑懼，乃與其黨三百餘人奔璋，璋納之。又屬丁章叛於永嘉，而宣州田頵使其下戚浴將招之，璋因假道而遣。王聞之，乃密使衢州羅城指揮使葉讓殺之。事泄，璋遂殺讓而叛。初，王命璋城衢州，工畢以圖獻王。王視西門樟樹，謂左右曰：「此樹不入城，陳璋當非我所畜也。」至是果驗。

九月，周本等率其黨歸信州。王命方永珍為衢州制置使。是月，敕遣右散騎常侍王矩、司勛朗中裴均授王吳王冊禮。冬十一月乙丑，湖州刺史高彥卒，子澧嗣。

彥，海鹽人也。初與沈夏同受王密旨殺徐及。及死，以首歸於王彥等。前後從征，悉有功效。及湖州李彥徽棄郡奔淮南，王親巡吳興，其將沈攸等皆以己功有牧守之望，王遂題詩一章於嬰蘭堂，在湖州東南溪次，末云：「須將一片地，付與有心人。」眾亦不測。王將登舟，始言曰：「我將此郡付汝，宜善撫之。」彥性淳厚，居十一載，政治簡便，累奏授職官，遙領費州刺史，尋至今任。將終，有道場山僧如訥，訥口能容拳，垂手過膝，是乃異僧，及入州城，彥以師事之。一日，彥與之語訣別，未幾而卒。

是月，敕命王本道建三代師廟。閏十二月，王命弟鏢為婺州制置使。